



精选中外著名作家散文佳作

你的血液萦回在他的心房
你的气息紧系着他的呼吸
你的神经伴随着他的灵魂
你的温馨护佑着他的生长

生命中的第一个宁馨儿

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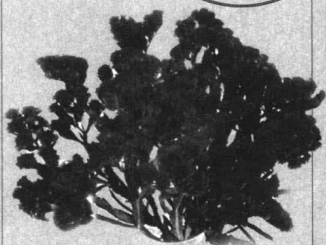
慧洁编

勿忘我散文丛书

生命中的第一个宁馨儿



孩子



生命中的第一个宁馨儿：孩子

慧 洁 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1插页 200,000字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册

ISBN 7-5360-2866-0

J·2445 定价：12.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小我”世界 情意无价

——《勿忘我散文丛书》代序

余红梅

《勿忘我散文丛书》在今年夏天的暴雨和骄阳轮替中编辑完成了。丛书包括四种：《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父亲》、《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母亲》、《生命中的第一个温馨儿：孩子》以及《生命中的第一枚橄榄：恋人》。

“勿忘我”，一种小小的极尽恋人心曲的花朵，被精心地镶嵌在这里。它不是指恋爱中的男女深情而温软地低吟一声“勿忘我”，而是说在家庭的亲情、个人的恋情中低徊的“小我”面对社会角色中的“大我”发出的多情的呼唤。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句话告诉我们：人没有必要隐讳自己的感情；有情无情、亲子与否甚至可以成为检验“豪杰”和“大丈夫”的一个标准。一己之亲情、恋情虽小，却最能透达做人的真伪、善恶和美丑。在一个动荡的国家和社会中，个人小圈子里的私情往往还与整个社会、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同时，“小我”之情也受到人所处社会的风俗、由来已久的传统规范的影响。可以说，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地域的人，在对待亲情和恋情上所反

射的光泽会呈现出如同一个钻石中不同的面。重要的是，在文明社会里，人的一生应该不断培养和完善一种堪称健康的感情。忘记我们心中珍贵的亲情和恋情，就是抹掉我们成长中的某种印迹；同时，一个人只有在感情上成熟了，才意味着他真正的成熟。这些感情自然就包括了我們提到的亲情和恋情。

父亲和母亲是孩子生命中接触的第一个男人和女人。他们既承载着不同的家庭角色，又传递着作为具有社会角色的人的信息。孩子从他们各自的职责中认知作为父亲和母亲、男人和女人的概念。如何做父亲和母亲，直接关系到孩子心灵的成长，也影响他们观照男人和女人、进而观照世界的眼光。而孩子，作为父母生命的创造性产品，自古凝聚着希望和烦恼。从孩子方面来说，如何释解来自父母的压力，交出一份令他们满意的答案，也成了人生的一大课题。初恋是人在情感的稚嫩年龄第一次真爱的流露，因其纯净和美好，无论失败或成功，都留下一份穿透时空的记忆。如果我们把生命比作一棵茁壮生长的大树，父母就是深入大地、密密扎扎的根系；孩子是指向天空的树干；恋人，可以理解为树的旁枝斜杈。生命的质量依靠生命的各种要素共同维系和体现着。把中外名家包括港台著名作家关于父亲、母亲、孩子、恋人的散文随笔集结成一套丛书，就是将社会的出类拔萃者（他们或者功成名就或者学有所成）集中在一起，反观他们在人生的“小我”世界里各个重要的感情驿站是如何看、如何说、如何做的。这样一个富有代表性的人群，提供了一个窗口，透现出来的是普通

人所共有的情思。在这么一个“小我”的世界里，有别一种并不轻松的相对内敛的人生，有复杂的人性存在，有人间的真情和真爱。谨以这无价的情意敬献给辛勤哺育我们成长的父母，献给可爱的孩子，献给世间永恒而真挚的恋人。这在人情淡薄、世风日下的商业化时代尤其具有特殊意义。

《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父亲》以朱自清的名篇《背影》开头，收编了叶圣陶、傅雷、丰子恺、贾平凹等 26 位中国现当代名家有关父亲的散文随笔。这里浓缩了具有典型中国风味的各种父亲的形象。对于尽心竭力的父亲或勉为其难甚至不称职的父亲，均有感性的抒情或理性的诠释，其中不乏较有思想深度和境界的篇章。还收编了董桥、三毛、罗兰等 6 位香港台湾著名作家的力作，尤以情感人，多能展示女儿与父亲难以释怀的某种特殊联系。另外，还有 16 篇是外国著名作家笔下的父亲。这部分有不少篇目并不对父亲的一生作完整的写作，而取某种场景的剖面切割，因而相对轻灵，却也活灵活现。

《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母亲》通过中国现当代作家几乎同声一致的抒写，高度赞颂了人类超乎一切的母爱，同时也在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母亲的女人命运那令人颤动的悲剧性。计有胡适、邹韬奋、朱德、老舍、冰心、戴厚英等 35 位中国著名作家或名人写母亲的散文，其中聂绀弩的《怎样做母亲》至今读来仍有启发作用；而冰心颂扬了母亲的人格，筱敏和杨克祥自觉地认同母亲的个性存在，并将其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这在

思想意识上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超越。黄蓓佳的《两代母亲》以敏锐的目光比较了两代母亲和两代孩子关系的差异，令人深思。另有 14 篇包括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台湾、新加坡作家及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如席慕蓉、尤金·小堀杏奴、纪德、米什莱、邦达列夫、米斯特拉尔等。这部分内容注重横向挖掘母亲的个性，更加丰富了作为有血有肉的母亲的形象，从更多的侧面还原了母亲作为一个正常女人的需求和灵性，展示了母亲从现实的土壤向精神的乐园飞越的可能，给人以希望。

《生命中的第一个宁馨儿：孩子》对于人类希望的种子——孩子也有各种情状的真切描摹。在丰子恺、朱自清、梁实秋、新风霞、赵丽宏、斯好等 25 位中国现当代作家艺术家的散文中，有将孩子奉若与神明、星辰、艺术同地位的；也有觉着不堪折磨勿宁自杀的；还有警觉孩子不该小小年纪就到处做着现实世界的主人翁；并对理想的未来的孩子有超凡脱俗的设计。可说是情理交融，精彩绝伦。而《陪读》、《送儿赴考》、《琴岛》勾画的是新一代家长的焦灼和困惑，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台湾著名散文作家张晓风、林文月、张秀亚、席慕蓉、喻丽清等 12 篇力作温馨可人，对孩子与动物的关系有超人的写作。另外，享有世界声誉的外国作家池田大作、兰姆、拉格洛夫、赫尔岑、泰戈尔、杰罗姆、米斯特拉尔的 7 篇或抒情或议论的散文随笔，对孩子别有一种卓越的情怀和心智。

《生命中的第一枚橄榄：恋人》收编了 33 篇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或知名人士令人回味无穷的初恋故事。其

中周作人、郁达夫、韦素园、川岛、缪崇群、储安平笔下如梦一样逝去的初恋有着水一般的圣洁；而以冰心、巴金、新凤霞、洛洛为主要代表的初恋和爱情，更多地观照出我国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作为国家政治命运对个人情感和单个家庭的渗透和影响力。这些有情人，或者是恋而不成，只能终身追随初恋情人的一脉冤情；或者由初恋而成婚，经过岁月的磨碾，甘苦与共，最后不堪回首，总之呈现出一种更为厚实和沉重的人生和历史。还有一类如何其芳、老舍、梁遇春、石评梅、聂绀弩笔下的恋情，完全是以诗意的笔法勾画了恋人的神奇、难怪他们永志不忘。另外精选的台湾作家王鼎钧、张香华、刘海北、三毛的4篇作品中，有两篇记叙了著名作家柏杨和席慕蓉的初恋和爱情生活。外国部分选入6篇佳作，作者均有世界影响：雨果、马克·吐温、都德、邦达列夫、邓肯、史密斯。他们笔下的初恋发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却传递着玫瑰花一样的芳香。

这套丛书力图表达对于父亲、母亲、孩子和恋人这四个主体的一种最为浓厚的感情，希望通过大部分直抒胸臆的散文文体，尽可能传递人类无以伦比的感情，表现较为丰富的人性内容。但因各种条件所限，编辑工作未能尽善尽美。寄希望于日后有更多的名篇佳作来补充和丰富这套丛书的内容。

“小我”世界，人生五味俱全，凝聚着千古悲欢离合，浓缩了无价之情意。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从“小我”世界起步的。是否拥有健康的情愫，可以从你人生的第一步开始检视。如果你生性情感淡薄，那么可以通

过这些浓情蜜意的散文丰富自己；如果你已经拥有了一个情爱的宝藏，那么就千万不要沉迷。人生需要保持一种距离的美。认识自我，也是为了走出自我。愿每个人都能轻松地走出“小我”世界，勇敢地迈向社会，去体验更加广阔丰富的人生。

1998.7.26.

目 录

- (1) “小我”世界 情意无价 余红梅
——《勿忘我散文丛书》代序

(1) 丰子恺/《儿女》

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6) 丰子恺/《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我们仿佛丧失了一个从小依傍在身边的孩子，而另得了一个新交的知友。

(12) 丰子恺/《给我的孩子们》

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像你们这样出肺肝相示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样的彻底地真实而纯洁。

(17) 朱自清/《儿女》

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磨折，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

(25) 郁达夫/《一个人在途上》

啊啊，这几声惨伤的呼唤，便是我在这世上听到的他叫我的最后的声音！

(33) 梁实秋 / 《孩子》

我一向不信孩子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因为我亲见孩子到处在做现在的主人翁。

(37) 徐志摩 / 《我的彼得》

你来时是一团活泼，光亮的天真，你去时也还是一个光亮，活泼的灵魂……

(43) 王了一 / 《儿女》

父母对于儿女的心情，简直是一种宗教：儿子就是一个如来佛，女儿就是一个观世音。

(47) 吴组缜 / 《悼鹿儿》

真正的罪孽不是在我身上，我不过从中做了一个被唆使的罪人罢了！

(56) 李长之 / 《孩子的礼赞》

孩子们依然是给了我许许多多知识和德性。正如歌德说，我们当以他们为师。

(62) 羊翠 / 《老人与婴儿》

你在我身边获得两岁，我失去了两岁。我们彼此有所发现，有所了解，而且分享了爱。

(70) 新凤霞 / 《我的女儿》

每次演唱她都要为了妈妈唱一段评戏，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73) 赵丽宏 / 《舐犊情》

我们都没有看见你如何摇摇晃晃走过来的，但你的的确确是靠自己走过来了。

(85) 斯妤 / 《凝眸》

唯有你，你的光芒万丈的微笑，高悬在我颤栗的空中。

(89) 叶梦 / 《创造系列》(节选)

我忍不住伸出指尖轻轻抚摸他芳香柔嫩的肉体，随着指尖温润的一触，便似有电流通过，儿子笔直地走到我的心里来了。

(100) 唐敏 / 《女孩子的花》

绝不是轻视女孩子，而是无法形容地疼爱女孩子。爱到根本不忍心让她来到这个世界。

(107) 黄蓓佳 / 《只因我是母亲》

11岁的女儿童心依旧，仍然不屈不挠地在我的冷眼和气恼中往家里带回那些小小的生命。

(111) 肖克凡 / 《人子课程》

我懂了，我终于获得了这个机会，走出“儿子”的阴影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儿子……

(118) 季红真 / 《孩子，你是妈妈的世界》

任何声名荣誉都不如作一个母亲更真实；拥有多少金银珍宝都不如有一个孩子更富有。

(126) 张梅 / 《给我未来的孩子》

你是个独立的人，无人能抹杀你的独立性，除非你向世俗妥协。

(129) 一平 / 《未来到的儿子》

只有我的喜悦，在这一岸为他铺满金黄的野菊，像幸福的期待。

(132) 陈俊年 / 《陪读》

听自己女儿圆润清脆的琅琅读书声，比欣赏黄莺啼翠、雨打芭蕉更令人陶醉。

(137) 万振环/《送儿赴考》

考生们已经进入试室坐定，只剩下家长坐在树荫下面等候，黑压压的一大片……

(143) 黛梅/《琴岛》

想起那里，我的眼前就掠过无数双稚嫩的小手，一排排黑白分明的琴键……

(147) 庞培/《童年的三种声音》

你别看他若无其事坐在饭桌上平静地吃饭，实际上，他几乎是在囫囵吞枣地消化掉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

(159) [台湾] 小野/《给日光节约时间出生的孩子》

你哭泣后的脸，像雨后的天空，残余的泪水垂挂在松树尖，我又有写诗的冲动了。

(164) [台湾] 陈冠学/《小女儿的虫鸟朋友》

她对自然界的的朋友，心中只知道有爱不知有恨，只知予不知取……

(173) [台湾] 喻丽清/《瞎子·孩子与狗》

因为孩子有纯洁无私的爱，在训练时会不知不觉教给狗儿，狗儿因之亦可以回报到盲人身上。

(180) [台湾] 张秀亚/《孩子与鸟儿》

她不正是那只雏鸟的小影，对我充满了爱慕、眷恋、依恃？然而孩子呵……

(185) [台湾] 林文月/《欢愁岁月》

我真的为女儿渐渐又回到我的怀抱，喜极而暗自流泪。

(192) [台湾] 林文月 / 《生日礼物》

那一晚，真是很自然，又很奇妙，使我了解你不少，恐怕你也听到了平时我难以对你说的一些话语吧？

(198) [台湾] 张晓风 / 《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

当我把我的孩子交出来，当他向这世界求知若渴，世界呵，你给他的会是什么呢？

(204) [台湾] 张晓风 / 《记小女儿》

母女一场，只是细细琐琐的俗事俗务。但是，俗事也是可以入诗的，俗务也是可以萦人心胸，久而芬芳的。

(213) [台湾] 张晓风 / 《如果你是天使》

但我不需要那些，我只满意于你，诗诗，只满意于一个人间的孩童。

(216) [台湾] 席慕蓉 / 《爱的絮语》

但当我今天成为母亲时，为了我的孩子，我变成了一只准备对抗一切危险的母狼。

(220) [台湾] 杨子 / 《18岁和其他》

有什么事情可以比自己的孩子长大得能够兼为至友更令人满意开怀的啊！人生如有知己，应该以自己的孩子为最。

(227) [台湾] 缪进兰 / 《我有话要说》

纸人不讲话，纸人不睡觉，纸人食不知味，纸人文章里什么都看到，就是看不见她的妈妈。

(232) [日] 池田大作 / 仁章译 / 《和孩子游戏》

只有孩子间才能对等交往，孩子只有在与对等的

其他孩子的交往中，才能学到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

(237) [英] 查理·兰姆/高健译/《梦中的孩子》

我们只是虚无，甚至不够虚无。我们只是梦幻。

(243) [瑞典] 赛尔玛·拉格洛夫/夏月译/《午睡》

她把她们抛掷起来，好像她们是两只皮球；又摆弄着她们，好像她们是两只好玩的小狗。

(247) [俄] 赫尔岑/曾定之译/《给儿子的信》

纵令父亲感到如何痛苦，他还是要把儿子交给监牢；然而对于他，这一天却成为生活中一个最美好的日子了。

(250) [智利] 加·米斯特拉尔/雷怡译/《母亲的诗》
(节选) (外一篇)

我甚至发现我的呼吸中有一丝花香，这都是因为那个像草叶上的露珠一样轻柔地躺在我身体里的小生命的缘故。

(258) [印度] 泰戈尔/郑振铎译/《新月集》(节选)

被妈妈亲爱的手臂所拥抱，其甜美远胜过自由。

(262) [英] K·杰罗姆/沙铭瑶译/《谈婴儿》

这些小人儿多奇妙啊！他们是世界大舞台上不自觉的喜剧演员。

(272) 编后说明

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儿 女

丰子恺

回想四个月以前，我犹似押送囚犯，突然地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从上海的租寓中拖出，载上火车，送回乡间，关进低小的平屋中。自己仍回到上海的租界中，独居了四个月。这举动究竟出于什么旨意，本于什么计划，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也不相信。其实旨意与计划，都是虚空的，自骗自扰的，实际于人生有什么利益呢？只赢得世故尘劳，做弄几番欢愁的感情，增加心头的创痕罢了！

当时我独自回到上海，走进空寂的租寓，心中不绝地浮起这两句《楞严》经文：“十方虚空在汝心中，犹如白云点太清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

晚上整理房室，把剩在灶间里的篮钵、器皿、余薪、余米，以及其他三年来寓居中所用的家常零星物

件，尽行送给来帮我做短工的、邻近的小店里的儿子。只有四双破旧的小孩子的鞋子（不知为什么缘故），我不送掉，拿来整齐地摆在自己的床下，而且后来看到的时候常常感到一种无名的愉快。直到好几天之后，邻居的友人过来闲谈，说起这床下的小鞋子阴气迫人，我方始悟到自己的痴态，就把它们拿掉了。

朋友们说我关心儿女。我对于儿女的确关心，在独居中更常有悬念的时候。但我自以为这关心与悬念中，除了本能以外，似乎尚含有一种更强的加味。所以我往往不顾自己的画技与文笔的拙陋，动辄描摹。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孩子们，最年长的不过9岁，所以我对于儿女的关心与悬念中，有一部分是对于孩子们——普天下的孩子们——的关心与悬念。他们成人以后我对他们怎样？现在自己也不能晓得，但可推知其一定与现在不同，因为不复含有那种加味了。

回想过去四个月的悠闲宁静的独居生活，在我也颇觉得可恋，又可感谢。然而一旦回到故乡的平屋里，被围在一群儿女的中间的时候，我又不禁自伤了。因为我那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较起他们的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

有一个炎夏的下午，我回到家中了。第二天的傍晚，我领了四个孩子——9岁的阿宝、7岁的软软、5岁的瞻瞻、3岁的阿韦——到小院中的槐荫下，坐在地上吃西瓜。夕暮的紫色中，炎阳的红味渐渐消减，凉夜的青味渐渐加浓起来。微风吹动孩子们的细丝一般的头